

挺拔的小白楊

——少年英雄买亚军的故事



王改明 賈少勛 著

陝西少年兒童出版社

王改明 贾少勋 著

挺拔的小白杨

——少年英雄买亚军的故事

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挺拔的小白杨
——少年英雄买亚军的故事

王改明 贾少勋 著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2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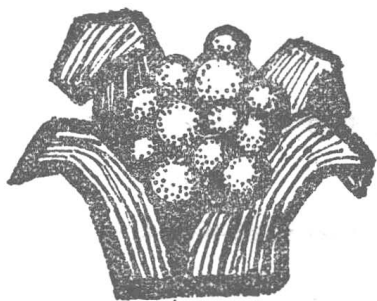
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303·17 定价：0.55 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陕西省长安县境内，有一条古老的河流——泔河。一九八二年十月，在泔河岸边涌现出一名刘文学式的英雄——买亚军。他象一株挺拔的小白杨，在党的阳光沐浴下茁壮成长。他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为四化建设勤奋学习、积极锻炼身体；他热爱劳动，关心集体，公而忘私，助人为乐；他爱憎分明、立场坚定，为保卫人民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本书构思精巧，笔调清新，很好地运用了儿童语言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。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了买亚军这个普通庄稼人的后代成长的历程。

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章	一棵庄户人家的好苗苗.....	(4)
第二章	红领巾，那是红旗的一角.....	(36)
第三章	要练出坚硬的翅膀.....	(69)
第四章	红花朵朵映彩霞.....	(101)
第五章	扬起生活的风帆.....	(129)
第六章	难忘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.....	(166)
第七章	宁折不弯的小白杨.....	(200)
后 记	(231)

引 子

泂河啊，逶迤蜿蜒，川流不息，穿过了陕西省长安县境内。泂河，是我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河流，早在远古的时候，它就气势磅礴地奔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。相传经孔子整理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其《文王有声》篇中就有“丰水东注，维禹之绩”的铿锵诗句。据史书记载，古老的泂河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。西周的丰京在泂水之西，镐京在泂水之东；秦、汉、唐等朝代，也都在泂水和渭水的会合处附近建都；汉、唐时有名的昆明池，也主要是引泂河之水灌成的。遥想当年，泂水两岸，是一派何等兴盛繁华的景象！

在泂河两岸，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泂河的故事和传说。有人说，泂河是终南山母亲赐给人民的奶汁；有人说，泂河是“翠花姑娘”洒下的辛酸的泪水；有人说，泂河是老天爷爷系在终南山婆婆腰上的一条罗锦带……当然，这些美妙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不见经传，它不过是历代劳动人民的“口头创作”，但是，它却饱含着我们的先辈们在历史这条长河中经

历的艰辛和苦难，寄托着广大劳动人民美好的心愿和希望。

泮河哟，千百年来，你唱过多少动人的歌？如今，你又唱的是什麼歌？

在离长安县城西南六十余里、泮河之西约二里的地方，有个新旺村，全村六百三十多户人家，三千三百多口人。新旺村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，分成十一个生产小队。新旺大村、新旺西村、新旺东村相峙鼎立，房舍相连，形成一个品字形，唯有新合庄在新旺大村之东二里路的地方，摆成一个长蛇阵。当地有这么一段民谣：

新旺老人四个儿，
三个儿子相对排，
只有合庄不听话，
一掌扇到二里外。

新旺村田地肥沃，树木成荫。它和附近的海家坡、马王村、冯村等，是丰镐遗址所在地。当年武王伐纣时，跃马扬鞭，向东推进，由于泮河阻挡，临时在这里建立西都。解放后，党和国家把这里列为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区，迄今还有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长年住在这里进行考察和发掘。在新旺大队，先后发掘出五、六座周鼎，现在分别保存在北京中国历

史博物馆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，那可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。

日沐月浴，天翻地覆。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十月十四日，新旺村出现了一位十三岁的少年英雄。他——买亚军，新旺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买厚道和全蕊芹的孩子，新旺小学（附设初中班）初中一年级的学生，为了保卫集体财产，同两个歹徒搏斗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“昔有刘文学，今有买亚军”。在新旺大队，在长安县，在陕西省……人们沉痛地回顾着买亚军短暂的生命历程，热切地传诵着他的动人的事迹……



第一章 一棵庄户人家的好苗苗

一九六九年，深秋。

那凄凉的秋风掠过泮河两岸，迫使那些早已经受不住寒冷侵袭的老人，过早地穿上了那露着破棉絮的旧棉袄。

一片片包谷早已成熟，秋风吹得那枯黄的包谷叶子呼啦啦地响；棉田里，黄褐色的棉叶渐渐飘落，远远望去，蓬蓬松松绽开的棉花白生生，象一片雪海；那压弯了腰的谷穗上，一群一群自由自在飞翔的麻雀

落在上面，毫无顾忌地啄食着那即将脱落的谷粒……

清晨，当启明星刚刚收敛了它的余辉，挂在村中老槐树上的大钟就催促人们下地了；晚上，那冰冷的镰月已经爬上树梢，人们还在地里加班苦干。尽管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督战、催促，地里的庄稼收了还不到一半。谁知天公又不作美，竟又下起连阴雨来了。

雨，“嘀嗒”“嘀嗒”地下着，时而大，时而小。六队社员买厚道家那窄狭的院子里，已经积下半尺多深的水。唉，这该死的天哪，还不知要下到何年何月！真叫人烦恼焦心！

天黑了，全蕊芹照看女儿亚怡吃了饭，坐到炕上，焦急地望着窗外。她心神不安，急切盼望着门外能传来那熟悉的脚步声。

“也该回来了！”蕊芹自言自语地说。

丈夫已经出门三天了。队上的活儿紧，家里的事情多，这两天她又感到身子有些不对劲儿，说不定哪个时辰就要生产了。这里里外外的事全都靠他呀，他不在身边咋行呢！

亚怡偎在妈妈的怀里，双手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，小脸儿紧紧贴着妈妈的脸，问：“妈妈，爸爸咋还不回来？”

“快回来了！”

“哐啷”一声，大门开了，院里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。

蕊芹急忙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随着答话声，厚道进了屋。他浑身湿得透透的，就象从河里刚捞出来似的。

“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回来了！”亚怡拍着手，高兴得在炕上连蹦带跳地喊叫。

厚道放下肩上那一小口袋粮食，一边换衣服，一边说：“跑了两天，才用布换下五升麦子，三升豆子……”

蕊芹望着盛着不到一斗粮食的口袋，眼睛酸了。这几年，队上分粮少，十家有八家不够吃。收麦后不到三个月，细粮就吃完了。眼下，正是三秋大忙季节。人常说：“收秋打场种麦地，好汉也得蜕层皮。”从收秋以来，他没睡过一夜安稳觉，没吃过一顿象样的饭。白天，掰包谷，割谷子，犁地，种麦；晚上，剥玉米，推碾子碾糝子……活这么重，可整天只能喝包谷糝糝，吃不上馍。他瘦了，黑瘦黑瘦的……

蕊芹说：“饭在锅里热着，吃了饭快睡觉，好好歇会儿！”

厚道说：“不，一会儿我还得磨面去。你……没有一点白面咋行！？”

就在厚道换回粮食的第二天，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——我们伟大的祖国二十周年国庆节的凌晨五点多钟，从买厚道家那间土屋里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。

买亚军——这个庄户人家的后代，伴随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声，开始了他生命的航程……

(一)

厚道得了“大喜”，消息象长了翅膀，不到一天就传遍了新旺村。

一家有喜，举村欢乐。勤劳、憨厚的庄稼人都有一种美德，总把他人的灾难看成自己的灾难，把他人的欢乐当作自己的欢乐。

厚道爸一出门，村里那些老汉、老婆们就围住了他。这个说：“老哥，得了孙子，走路都不一样啦！”那个问：“嗨，啥时请乡党们喝喜酒哩？”厚道爸眯着眼儿只是笑，连声说：“请，请，一定请！”

那些和厚道同辈的，一见厚道，调皮的话儿就能拉几车。这个说：“你蕊芹真能行，给你生了个胖小子！”那个说：“厚道还挺有福气哩，先生女，后生男，想起来心里比蜜甜！”这一伙，都是和厚道一块光着屁股耍尿泥长大的，见了面什么甜的、酸的、苦

的、辣的话都能说。厚道，真是个厚道人，他嘴笨，别人捂住半个嘴他也说不过。他只憨厚地笑一笑，最后只得掏出几角钱买上两盒烟，或者称上一些水果糖，散给大伙儿。

小生命的诞生，赶走了这小院的冷寂，给这清苦的农家带来了短暂的欢乐。夜深人静，小两口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仿佛艺术家在专注地欣赏自己得意的杰作。厚道说：“娃的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都象我！”蕊芹说：“去去！哪儿象你？象我！要是跟你象，那才倒霉哩，你不照照镜子看看你的样子，丑的就象个猪八戒！”蕊芹娇嗔地瞅一眼厚道，厚道也不争辩，嘿嘿一笑了之。

农村人给孩子过满月，可以说是“得喜”之后欢乐的顶峰。满月一过，这欢乐的涟漪也随着日月的增长很快消失了。生活，又回到了它那正常的轨道。

人常说：“生儿容易养儿难。”

亚军一岁的时候，学会了走路，一岁半，就能说来回话了。厚道和蕊芹一天黑白都在地里干活，家里就丢下亚怡和亚军。亚怡从小懂事听话，手脚勤快。她除了照看弟弟外，还要洗锅、涮碗、烧火、扫院子、喂鸡、喂猪……而亚军呢？从小就好动，从来不会安分守己地坐在那儿，一会儿要喝水，一会儿要尿

尿，有时还会趁姐姐干活的当儿，偷偷地往外跑。真淘神！

亚军跑出去了，亚怡把他拉回家，拿起笤帚吓唬他：“你还往外跑不跑？”

亚军眨巴着眼睛，说：“不……不跑！”

亚怡把笤帚在空中抡了两下说：“你再跑，我就打你的屁股蛋！”

亚军说：“打，打屁股蛋……”

可是，过了没一会儿，他又不见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！

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个下午，亚怡正在屋里忙着洗锅哩，亚军又趁机溜了出去。亚怡洗完锅，到院子里一看，不见亚军的影儿，急忙跑到巷子里去找。

亚怡扯着嗓子喊：“军军！军军！”

叫了半天，不见答声。亚怡急了，到隔壁、对门奶奶、婶婶家里去找，还是不见亚军的踪影儿。

亚怡慌了，急得快哭了。她又跑到村口，带着哭腔连声呼唤：“军军——军军！”叫了好一阵儿，才听到亚军也在叫她：“姐姐——姐姐！”

可是，只听见声音，却看不到人。亚怡顺着声音寻去，才发现亚军掉到村头一家门口的红苕窖里了。窖一丈多深，亚怡沿着窖沿转来转去，不知如何是

好。她趴在窖沿上，望着窖里的亚军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这时，正好韩振汉叔叔从巷里过来了，才把亚军从窖里抱了上来。

原来，这红苕窖上盖着一层包谷杆，亚军见别的孩子拿着包谷杆玩，也去抽包谷杆，一下踩到窖口上，掉了下去。

厚道和蕊芹知道后，吓坏了。蕊芹把孩子抱在怀里，摸摸头，看看脚，不住声地问：“军军，你身上痛不痛？”

亚军把头一摇，说：“不痛！”

厚道问：“军军，你在窖里怕不怕？”

亚军又把头一摇，说：“不怕！”

两口亲着亚军的脸蛋，含着眼泪，笑了。

生下亚军那年，亚军家的那只老母鸡孵了一窝鸡娃。鸡娃毛绒绒的，好看极了。两年半以后，这群鸡娃变成了大鸡，开始生蛋、孵鸡娃了。我们的亚军也长高了，懂事了。

屈志谦家住在亚军家的斜对门。农村的人，不管是亲戚不是亲戚，见面都有个称呼。厚道把志谦叫七叔哩，两家关系很好。志谦两口，为人忠厚，心地善良，非常喜欢亚军。蕊芹家里事情多，常常把亚军送到志谦家。时间一长，亚军和志谦老两口熟了，一有

空儿就往那里跑，亲热得不得了。

亚军一来，就说：“七婆，我给你扫地！”说着，拿起笤帚就扫起来。

七婆说：“我娃就是乖！”

七婆把亚军搂在怀里，给亚军说谜语，讲笑话，说着笑着，就唱起来——

红公鸡，尾巴长，

娶了媳妇忘了娘……

亚军笑了。七婆唱得真好听呀！

七婆又接着唱道——

我亚军，乖蛋蛋娃，

你把七婆忘不忘？

每唱到这里，亚军就用小手紧紧地搂住七婆的脖子，脸贴着七婆的脸说：“不忘，不忘！我天天给七婆割肉肉吃！”

七婆一听，乐了，说：“你这小嘴就是会说话！”

七婆爱亚军，亚军两天不去她就念叨得不行。亚军一来，她不是给炒个鸡蛋，就是塞给两块糖。

一天，亚军又去七婆家，七婆出去了。七婆家的案板底下垒了个鸡窝，老母鸡每天就在那里下蛋哩！亚军刚进屋，老母鸡正好下了个蛋。跑到院子里咯咯

——嗒，咯咯——嗒地叫唤着。亚军这时钻到案板底下，拿起了鸡蛋，鸡蛋还热热的。他记得七婆说过，用鸡刚下的蛋暖暖眼，不生眼病。他用鸡蛋在自己眼睛上暖了暖，高高兴兴连蹦带跳地跑回家。

“妈妈，鸡蛋！鸡蛋！”

妈妈一见，忙问：“你在哪里拿的鸡蛋？”

亚军说：“七婆家！”

妈妈问：“你七婆在家不在家？”

亚军说：“不在。”

妈妈急忙说道：“七婆不在家，你可不敢拿人家的东西，快给七婆送去！”

亚军说：“我不送。七婆家里的鸡蛋多得很，放了一罐罐！”

妈妈说：“再多也不能拿，快送去！”

亚军扭着身子，说：“不，不，你给我炒鸡蛋吃！”

妈妈蹲下来，两只手搭在亚军的肩膀上说：“随便拿人家的东西，可不是好孩子！我娃要听话，走，咱给你七婆送去。”说罢，拉着亚军来到七婆家。

七婆一听，说：“嗨，小娃们家，拿个鸡蛋怕啥？叫娃吃去！”

蕊芹说：“七婶，可不能自小就给他惯下这个瞎毛病。军军，给你七婆婆认个错儿！”